



故乡的江湾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李俊蝶

新年伊始，一位被众多网友热情称为“呆呆”的姑娘钩织出了故乡的年味，这确实是我没预料到的惊喜。

“父亲年龄大了，来帮忙按猪儿，请你吃刨猪汤”的吆喝一出，霎时得到四面八方热心网友们的回应。有的凌晨便到达，提着礼物上门；有的撸起袖子就干农活，熟练得像回家；还有的不停直播发送“我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还能吃上吗”的询问……“管够！”我的故乡合川给出了最真挚诚恳的回答。

当重温儿时味道的初衷将五湖四海的人拉近，当这座小城的名字能在口口间传递，当滋润这方水土的风光、底蕴、美食被多次问询，许多合川人的眼眶早已悄悄湿润，对故乡的爱意又更浓几分。

说是故乡，仿佛我远离了这地方多久似的。其实，除外出求学那几年外，我几乎都待在这座三江汇流的江城，享受着嘉陵江、渠江、涪江的亲切包容，妥善照顾。所以，江水的深浅和江岸的长度我都清楚。

称作故乡的江湾，并不是我要追忆，那一段流稚气满满、慷慨不羁的江水，倒是更想叫外出的游子和各地的游人知道，常回来看看，一个最美江湾正在盎然绽放。

率先从乳白色江烟中现身的，是一声声雀儿对春天的招揽，天气悄然回暖。来江城过完冬的红嘴鸥即将启程北飞，不知这群江城人心中“乖乖”，它们的行囊是否装够了

小朋友送的饼干和长辈们的关怀？采砂船途经岸旁柳枝轻摆，汽笛划开轻纱般的薄雾，跑出秩序井然的晨练大军，向远方渐行渐远。第一批小贩喜笑颜开穿过菜



市往返，姨婆们收获满满，提起新鲜的菜篮朝四面八方扩散。转角处，出租车司机刚刚完成交接班。退休的男人牵着柯基在会江楼前遛弯。距离“丝巾阿姨”旅行团到达文峰白塔，在彩虹阶梯排队转圈，还有些时间。孩子们正戴着红领巾走进校园，留下嬉闹的背影。有一瞬间，人们抬头，看见江湾朝霞漫天。倒春寒快过去了，被冰冷雨雪束缚已久的身体迫切地想要体验迎风放飞纸鸢，步道悠闲骑行，草坪惬意野餐……

夏日，天光明亮。蓝天之上，云朵洁白、剔透、连绵，拥有梨花的纯净和棉花糖的甜。蓝天之下，树和建筑的影子都被压得低低的。学子躲进树荫写生捕捉光影绰约，或大开大合，或勾红点翠，描摹现代与自然交织的江湾，神韵清空淡远。宁静的午后时分，能清晰听见江水细微的波澜，像不计其数的孩子们在人生这条路上，自然地相遇，憧憬着告别。黄昏会在江湾调皮地游走，她是尾部一抹红晕的鲢鱼，和垂钓者嬉戏；她是波光粼粼的嘉陵江，吟唱苍穹内心的豪迈婉转；她存在于高楼的玻璃墙面，复刻出眼睛里的缤纷与烂漫；她附着在轻快飞扬的脚印，准备迎接家的温馨和松弛感。有谁在一键发送属于江湾的靓丽，去到亲爱的人身边？而那些沉溺在落日余晖中驻足停留的人，夕阳会为他们镀上金身。

还来不及吻去眉眼间的细雨，耳边暮蝉声就戛然而止。暑气消退后，江水在葱郁地绿，桂花在灿烂地黄，枫树在执着地红。穿着花花绿绿外套的行人就是这秋天的缺一不可。象棋迷石墩围坐，互算对手的后招，热火朝天；母亲张开怀抱，等着学步的幼儿慢慢走来，岁月静好；老年乐队排练兢兢业业，纪念流金岁月，激情四溢。可以延长阳光和煦、江风喧和的日子吗？让更多的观光者能登上“钓鱼城号”游船，去景慕学士上周敦颐寄存在养心亭的清廉风骨，传颂千古名士“诚立贤也，明通圣也”的坚毅信念；去感受钓鱼城上古城墙历经三十六年烽烟的沧桑厚重，追溯这座三江



合川嘉陵江湾

汇流小城的歷史变迁；去寻访小南门码头民生轮的航线轨迹对话卢作孚先生的民族大义，领略史志篇章与民间故事中的人文沉淀。

沿江的茶老板，一贯是不吆喝的，从滚水冲茶到围炉煮茶的兼容转变，他们已经说不清与手中菊花和枸杞是从哪一岁开始纠缠，只知道在江城，秋与冬没有明显的分界线。火锅博物馆开馆，照旧传出研学团的“哇塞”惊叹，沸腾着麻辣鲜香的口腹之欲，上演着豆芽与贡菜的和解、黄金六两与双椒牛肉的对决，而毛肚、鸭肠依然屹立江湖不败。荔枝阁前，照旧有游人诵读《荔枝赋》，“灿巴山之绮错，濯涪水以霞鲜”，栽种于古合州濮岩一带的荔枝是否被贵妃品尝，飞阁和藹，带着答案退隐至唐宋的繁华。美术馆，照旧文青在聚会，书画展、文学讲座、艺术访谈，中年与理想的碰撞，自我与求爱的得失，触发宇宙爆炸的深层次辩论让冬季的气氛升高，一墙之隔的滨江公园红梅飘香。

但，我更想展现美术馆的夜晚。从文峰古街到东津沱滨江公园，它矗立在最美江湾的中点。每周五、周六的傍晚，露天电影会准时出现，在美术馆的中庭，散步过来的人群坐在石梯歇脚，迎面回味一代代传承接力的家国情怀。馆外草坪，新建立的音乐树文化空间，乐队穿梭于似水流年中，用活力见证家乡的蓬勃发展，嗓音深情伴着江风遥远。未曾留意到的公交站台，如月光下老城寨的

主人，默默守护晚归的子民。

哦，我忘了夸赞！夜幕下的江湾，如缎。灯火蜿蜒是金色的织锦，斑斓。星芒在她边上，失去璀璨。无人机表演两周一次，在节假日律动演绎合川古今风物长新，号令江岸沿线烟火沸腾夜游开怀。

江湾，安静下来。它是只小船，荡悠悠漂进童谣的时隔久远，漂进远方午夜梦回的枕边，漂进语音说着挂念，指引团圆的念想归心似箭；它是这片土地生长出的筋络血脉，青草茵茵是英雄傲骨铮铮的同义替换，江水孜孜不倦，洗净浮在忠勇铠甲上的尘埃；它是城市呼吸时上扬着的青春多彩和热烈勇敢，探索成长的跳跃包含古韵融合时代，民众殷切企盼，文明和谐诉说幸福美满。

哦，这才是我想说出口的夸赞，只此故乡的江湾！

求雨坡的传说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汤涛

清嘉庆年间，垫江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。火辣辣的太阳像一个大火球挂在天空，铄石流金、酷暑难耐。地上田土龟裂、禾苗干枯、寸草不生，到处一片枯黄。

龙溪河畔的高峰场吕家湾，住着几十户吕姓人家。望着龟裂的土地、干涸的河沟、枯萎的庄稼，村民们心急如焚。

“湾后山坡有一棵老黄葛树，据说已是千年树精，有求必应。”村里最年长的老人说，“何不去烧香磕头？万一树精显灵，说服龙王，降下雨水，缓解旱情，不是好事吗？”

“对！对！对！”村民们纷纷表示赞成。

于是，村民们买来香烛和纸钱，又从家里拿出珍藏了很久的腊肉、稻谷、玉米、麦子等，一起来到湾后的山坡上。

大家将腊肉、稻谷、玉米、小麦等供品摆在黄葛树下，点上香烛，点燃纸钱。

“求千年树精大发慈悲！求龙王爷大发慈悲！赐下雨露，救救我们吧！”村民们虔诚地跪在地上，将双手举过头顶，集体向千年黄葛树磕头求雨。

村民们一连祈求了好多遍，头磕了无数个，许多人的头上都磕出了血印。可是，黄葛树什么动静也没有。

“看来这千年树精也不灵验。”有村民说。他的话音刚落，黄葛树上就掉下一片树叶，正好砸在这个村民的头上。

那个村民吓得脸色大变，马上跪在地上，磕头如捣蒜，祈求黄葛树原谅他。

此时，一阵大风吹来，那片树叶随着大风迅速往南，往龙溪河方向飘飞而去……

“轰——隆——”突然，一道刺眼的闪电划破天空，一阵刺耳的惊雷瞬间炸响。刹那间，狂风大作、乌云密布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。

还没等村民们反应过来，豆大的雨滴飞快地从天上倾泻下来，在地上溅起一朵一朵的小水花……

“真的降雨了！真的降雨了！”村民们高兴地跳了起来。大家顾不得满身的雨水，再一次集体跪拜在地，嘴里不停地念着：“谢谢千年树精！谢谢龙王爷！”

后来，每到春节，村民们都会来到山坡上，对着黄葛树烧香磕头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

可惜的是，这棵千年黄葛树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了，这个山坡也只剩下“村民求雨”的传说故事。

最忆故乡霜雪天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曾贤荣

前日有事回川东老家一趟，从重庆中心城区出发时，便下起了小雨，那雨带着扑面而来的寒风提醒着我：一年最冷的时候到了！

两小时后，车驶入川东大山里。这时，天上飘起了雪花，车窗外远山早已被积雪覆盖，公路两旁的田野也铺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雪。这纯粹而干净的天空与山野，让我想起当年雪花飞过的天空，白霜遍布的山野。

对于下雪，其实我和大部分农村孩子都是不喜欢的。每到秋末冬初，我和玩伴便会去荒坡捡拾一些枯枝败叶，或拿小斧头和锄头挖一些树根，以备寒冬腊月烤火之用。一到冬天，特别是下雪天，当下雪前，望着阴沉沉的天，迎着刺骨的寒风，我们不由得打起冷战。

飘雪的夜晚，和大弟弟睡在一张床上，盖着薄薄的棉被，听着积雪压断树丫和竹子的声音，心里祈愿雪不要下得太大，天也不要太冷。第二天刚天亮，起床后的我们从房门探出头，见一片白茫茫的世界，寒战连连急忙跑回灶门前。大院的那些小孩，也都龟缩在屋内不敢出门。

吃过早饭，灶里的火就灭了。没了取暖的地方，我们就将荒坡上捡回的枯叶和树根，在屋内堆起一团火来，院里的孩子们都会跑来烤火。

那时的农村小孩见识少，不会堆雪人，也不会打雪仗。我家喂了一头牛和两头猪，只要天一亮开，我和姐姐就要背着竹背兜去坡上割猪草。衣衫单薄且身体瘦弱的我们，在雪花飘舞的世界里瑟瑟发

抖，看着漫天白雪，根本体验不到一丝浪漫的气息，感受到的全是寒冷、饥饿。

雪后天晴，早晨便会有霜。谚语说“下雪没有化雪冷，化雪没有打霜寒”，因此只要打霜，整个乡村就像凝固了似的，凡有水的地方，都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冰。

清晨六七点，天还蒙蒙亮，母亲便急着催促：“起床了，去菜地里砍点青菜回来煮饭，打点猪草回来喂猪，背点枯草回来喂牛！”于是，我们姊妹三个，磨磨蹭蹭穿好衣服，探头往外一望，只见地坝、树枝、瓦背上，全是厚厚的一层白霜。我们嘴里哈着热气，背上背篋，打着哆嗦极不情愿向外走去，风吹上脸，如刀割般疼。田野全都披上了白霜，远处还有一些淡淡的雾气，远远望去，一片白茫茫。

当然，霜雪天也是有快乐事情发生的。早饭后，不觉得冷了，就会约几个玩伴跑到水田边，用小石块砸开冰，然后在冰块上戳个小洞，用浸湿的稻草穿起来，这样便能将冰块提在手里。放到眼前，透过冰块观看另一面的世界。若太阳升起，就可见晶莹剔透的亮光。

冰块玩累了，提着冰块回到院子，将其挂在门前小树枝丫上，便捂着冻得通红的小手，急急跑到母亲烧得通红的灶门口烤起火来。挂在树丫上的冰块在自行融化，我们的心却已到了扑腾的锅里。

十七岁那年，我离开了故乡，参军去青藏高原，后又转业到了山西，见过无数霜雪天，却从未如故乡的雪与霜那样，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记。多年前那些苦涩的记忆，竟也有些香甜的味道。

